

西遊原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西遊原旨

二〔清〕劉明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十三回

陷虎穴金星解厄

雙嶺伯欽留僧

却說三藏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，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，馬不停蹄，早至法雲寺。本寺住持帶領衆僧，有五百人，接至裡面相見，獻茶進齋，不覺天晚。衆僧們燈下議論佛門定旨，上西天取經的原由。有的說水遠山高，難度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，三藏藉口不言，但以手指自心點頭幾度。衆僧們莫解其意，三藏道心生種種魔生，心滅種種魔滅。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誓願，不由我不盡此心。這一去，定要西天見佛求經，使我們法輪回轉，皇圖永固。衆僧聞言，人人稱羨。到次日

早齋已畢，佐裝遂穿了袈裟，上正殿佛前禮拜道：弟子陳佐裝，前往西天取經，但肉眼愚迷，不識活佛真形，今立誓路中遇佛拜佛，遇塔掃塔，但願我佛慈悲，早現丈六金身，賜真經留傳東土，祝罷。那二從者整頓鞍馬，促饋行程，三藏出了山門，辭別眾僧，往西前進。正是那季秋天氣，行了數日，到了鞏州城，早有鞏州官吏人等，迎接入城安歇。次早出城前去，饑飡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又至河州衛，此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，早有鎮邊的總兵，與本處僧道接至裡面，供給請往福原寺安歇。及鷄方鳴，隨喚從者備馬而行，出離邊界。這長老心忙，太起早了，原來此時秋深時節，鷄鳴得早，只好有四更天氣，迎着清霜，看着明月，行有數

十里遠近見一山嶺，只得撥草尋路，說不盡巉嶇難走，又恐走錯了路，逕正疑思之間，忽然失足，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。三藏心慌，又聞得裡面哮吼高呼，叫拿將來，只見狂風滾滾，擁出五六十個妖邪，將三藏從者揪了上去。這法師戰戰兢兢的，偷睛觀看上面坐的那魔王，十分兇惡，只見

雄威身凜凜，猛氣貌堂堂，電目飛光艷，雷聲振四方，鋸牙舒口外，鑿齒露腮傍，錦繡圍身體，文斑裹脊梁，鋼鬚稀見肉，鈎爪利如霜，東海黃公懼，南山白額王。

說得三藏魂飛魄散，二從者骨軟筋麻，魔王喝令綁了衆妖，將三人用繩索綁縛，正要安擺吞食，只聽得外面喧嘩來報，熊山

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。三藏聞言，擡頭觀看，前走的是一條黑漢，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。這兩箇搖搖擺擺，走入裡面。那魔王忙出迎接。熊山君道：「寅將軍一向得意，特處士道：寅將軍丰姿勝常。」魔王道：「二公連日如何？」山君處士道：「惟隨時耳。」各坐談笑。只見那從者綁得痛切，悲啼。黑漢道：「此三者何來？」魔王道：「自送上門來者。」處士笑云：「可能待客否？」魔王道：「奉承奉承。」山君道：「不可盡用，食其二，留其一可也。」魔王即呼左右將二從者剖腹剝心，剝碎其屍，將首級與心肝獻客。將四肢自食，其餘骨肉分給各妖。只聽得咽啾之聲，真似虎啖羊羔。霎時食盡，把一個長老幾乎誑死。這才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。正愴慌之間，漸漸的

東方發白，那二怪至天曉方散。三藏昏昏沉沉，正在那不得命處，忽然見一老叟，手持拄杖而來，走上前用手一拂，繩索皆斷。對面吹了一口氣，三藏方甦，跪拜于地道，多謝老公公搭救。貧僧性命，老叟答禮道：「你起來，你可曾踈失了甚麼東西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的兩個從人，已是被怪食了，只不知行李馬疋在于何處。」老叟用杖指道：「那不是一匹馬，兩個包袱，三藏回頭看時，果是他的物件，並不曾失落。」心總畧放下些，問老叟曰：「老公公，此處是甚所在？」那三個妖魔，果是何物？老叟道：「此是雙嶺，乃虎狼巢穴處。你爲何陷此處？」士者是個野牛精，山君者是個熊羆精，寅將軍者是個老虎精，左右妖邪，盡都是山精怪獸，只因你的

本性元明，所以吃不得你，你跟我來，引你上路。三藏不勝感激，將包袱稍在馬上，牽着繮繩，相隨老叟，出了坑坎之中，走上大路，却將馬拴在道傍，轉身拜謝老叟，只見化作一陣清風，跨一隻白鶴騰空而去，風飄飄遺下一張簡帖，書上四句頌子曰：

吾乃西天太白星，特來搭救汝生靈。前行自有神徒助，莫爲

艱難報怨經。

三藏看了，對天禮拜，拜畢牽了馬匹，獨自個孤孤恹恹，往前苦進，捨身拼命，上了峻嶺之間，行經半日，更不見個人烟村舍，一則腹中餓了，二則路又不平，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前面有兩隻猛虎咆哮，後邊有幾條長蛇盤繞，左有毒蟲，右有怪獸，三藏孤

身無策只得放下身心聽天所命又無奈那馬腰軟蹄響即便
跪下伏倒在地牽又牽不動苦得個法師襯身無地萬分悽楚
莫可奈何忽然見毒虫奔走妖獸飛逃猛虎潛踪長蛇隱跡三
藏擡頭看時只見一人手執鋼叉腰懸弓箭自那山坡前轉出
果然是一條好漢三藏見他來得漸近跪在路傍合掌高叫道
大王救命那條漢到跟前放下鋼叉用手挽起道長老休怕我
是這山中的獵戶姓劉名伯欽綽號鎮山太保我雖自來要尋
兩隻山虫食用不期遇着你多有冲撞三藏道貧僧是大唐駕
下欽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適間來到此處遇着些狼虎蛇虫
四邊圍繞不能前進忽見太保來衆獸皆走救了貧僧性命多

謝多謝伯欽道，我在這裡住，寮專倚打些狼虎爲生，捉些蛇虫
過活，故此衆獸怕我走了。你既是唐朝來的，與我都是鄉里，此
間還是大唐的地界，我和你同是一國之人，你休怕，跟我來到
我舍下歇馬。明朝我送你上路。三藏聞言，滿心歡喜，謝了伯欽，
牽馬隨行，過了山坡，又聽得呼呼風响。伯欽道：風响處是個山
貓來了。長老坐在此間，等我拿他家去管待你。三藏見說，又膽
戰心驚，不敢舉步。那太保執了銅叉，拽開步迎將上去，只見一
隻斑斕虎對面撞見他，看見伯欽，回頭就走。這太保霹靂一聲，
咄道：畜畜那裡走！那虎見趕得急，轉身輪爪撲來。這太保三股
叉舉手迎敵，說得個三藏軟癱在地。他生來那曾見這樣兇險。

的勾當，太保與那虎在那山坡下人虎相持，他兩個鬪了有兩個時辰，只見那虎爪慢腰鬆，被太保舉叉平胸刺倒，霎時間血流滿地，揪着耳聾，拖上路來，面不改色。對三藏道：「造化這隻山貓，勾長老食用幾日。」三藏誇讚不盡道：「太保真山神也。」伯欽道：「有何本事，敢勞過獎？」他一隻手執着叉，一隻手拖着虎，在前引路。三藏牽着馬，隨後而行。行過山坡，忽見一座山庄，伯欽到了門首，將死虎擲下，叫小的們把虎扛將進去，分付剥了皮，安排將來待客。復回頭迎接三藏進內，彼此相見，坐定。伯欽又對他母親道：「這位長老，是唐王駕下，差往西天見佛求經者。孩兒請他來家歇馬，明日送他上路。」老嫗聞言，十分歡喜道：「好好，明日。」

你父親週忌，就說長老做些好事，念卷經文，又後日送他去罷。這劉伯欽雖是一個殺虎鹵夫，却有孝順之心，聞得母言，就要安排香紙，留住三藏，不覺的天色將晚，小的們排開卓凳，拿幾盤爛熟虎肉，熱騰騰的，放在上面。伯欽請三藏權用，再另辦飯。三藏合掌道：善哉！貧僧不瞞太保，說自出娘胎，就做和尚，更不曉得吃葷。伯欽聞得此說，沉吟了半晌道：長老寒家歷代以來，不曉得吃素，這等奈何？反是我請長老的，不是伯欽的母親聞說，叫道：孩兒，不要與長老閑講，我自育素物，可以管待。叫媳婦煮些黃糧米飯，安排素菜，拿出來鋪在桌上。三藏坐下，又念了一卷揭齋之咒，纔舉筯吃齋。伯欽自將虎肉相陪，吃罷，各各安

歌次早那合家老小都起來，又整素齋，管待長老，請開啓念經。這長老淨了手，同太保家堂前拈了香，拜了家堂，方敲响木魚，先念了淨口業真言，淨心神咒，又寫薦亡疏一道，再開念各樣經典，及談苾芻洗業的故事。早又天晚，佛事已畢，又各安寢。到次早，太陽東上，伯欽的娘子道：「太保我今夜夢見公公來家，說在陰司苦難難脫，日久不得超生，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，消了罪業，閻王差人送他上中華福地，長者人家托生去了，教我們好生謝那長老，不得怠慢。」醒來却是一夢。伯欽道：「我也夢見如此，與你一般。」我們起去，對母親說去。他兩個走到母親床前說了，誰知那老母也是這等一夢。母子們俱呵呵大笑，遂叫一家

大小起來安排謝意替他收拾馬匹都至前拜謝道多謝長老
超薦亡父脫難超生報答不盡三藏道貧僧有何能處敢勞致
謝伯欽把三口兒的夢話對三藏陳訴一遍三藏也喜早供了
素齋又具白銀爲謝三藏分文不受但道太保肯發慈悲送我
一程足感至愛伯欽便叫妻子急做了些燒餅乾糧喚兩三個
家僮各帶器械同上大路行經半日只見對面一座太山真個
是萬接青霄崔巍險峻正走到半山之中伯欽回身立于路下
道長老你自前進我却告回三藏聞言滾鞍下馬道千萬敢勞
太保再送一程伯欽道長老不知此山喚做兩界山東半邊屬
我大唐所管西半邊乃是韃靼的地界那廂狼虎不伏我降我

却也不能過界，故此告回，你自去罷。三藏心驚，輪開手，牽衣執袂，滴淚難分。正在淒惶拜別之際，只聽得山脚下叫喊如雷道：「我師父來也，我師父來也。」說得箇三藏癡呆，伯欽打掙，畢竟不知是甚人叫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回內外二丹之體用，已言之精詳矣。然非衆行之惟艱，是貴於身體力行，腳踏實地，方能不負所知而完成大道。此回以下，徹始徹終，皆明行持有爲之功用，直至過凌雲渡以後，方是無爲之妙，而不事作爲矣。學者須要認定題目，逐節細玩，必有所得。請先明此篇之旨，起首先題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，出長安關外，馬不停蹄，早至法雲寺，望前三

日即十三日也。十三日總以明十四經回之旨，即貞下還元之旨，貞而不行，即為貞觀，貞而能行，即到貞元，送出長安關外，明其行也。馬不停蹄，早至法雲寺，明其行而有法也。上陽子曰：形以道全，命以術延，術者法也。造命之道，全在奪天地之造化，盜陰陽之祖氣。若非有包羅天地之大機，轉運陰陽之秘訣，其何以命為我有，長生不老哉！蓋命理為有為之功，非若性理以道全形，無為者可比。三藏行至法雲寺，正以見有法而方可前行矣。衆僧燈下議論，上西天取經原由，有的說水遠山高，難度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，此便是衣食和尚所見之小，而不知難度處正當度，難降處正可降。寔西天取

經之旨，故三藏道心生種種魔生，心滅種種魔滅，言怕難度，怕難降，即心生種種魔生，不怕難度，不怕難降，即心滅種種魔滅。蓋修行第一大病，莫過於生心，生心則有心，有心則千頭萬緒而不能自主，魔焉得不生。長老心忙太起，早了心忙，則意必亂，意亂則目無所見，而所行所由，阻滯不通，能不撥草尋路，嘆嘸難走乎。又恐走錯了路，逕正疑思，又心慌，俱寫人心是非相混，邪正不分，中無主宰，所至之地，無往而非阱坑，所遇之境，無處而非妖魔。其曰自送上門來者，不亦宜乎。噫，心之陷人，無異乎虎之陷人，虎之陷人，食其身，心之陷人，喪其命。詩云：南山白額王，南者離位象心，是明言心即是虎。